

「日围 记城」

日德战争青岛实录

[德] 卡尔·约翰·弗斯卡姆普 / 著

杨帆 / 译

青岛出版社

Aus dem belagerten Tsingtau

围城日记

日德战争青岛实录

[德] 卡尔·约翰·弗斯卡姆普 / 著

杨帆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围城日记 / (德) 弗斯卡姆普著 ; 杨帆译.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36-7978-8

I . ①围… II . ①弗… ②杨… III . ①日记—作品集—
德国—现代 IV .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7828号

书 名 围城日记
著 者 卡尔·约翰·弗斯卡姆普
译 者 杨 帆
图片提供 陆 游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 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慧
装帧设计 李开洋
平面制作 青岛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5
字 数 73千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7978-8
定 价 49.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文史类

9月21日 星期一 清晨

与教友昆策、传教会修女史特莱克、妻子及儿子汉斯和马丁,还有邻居们,一同唱起了那首《哦,冲破一切枷锁的人们》。在这个时候,这样一首歌尤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显得如此弥足珍贵!一位在军医院住院的朋友说得很对,大卫王的诗篇总能给予那些身处期待和守望之中的人们一盏思索的明灯。

昨天是星期天。在礼拜的时候,我与大家分享了布朗·冯·马蒂埃修道院长的一篇精美布道文,劝告中国的教友们放宽心怀,不必太过忧虑。一位姓毛的教友虔诚地进行了一番祷告,谦卑地诉说他的罪过和对主坚定的信任——只有他,方能救回我们这些被掳的子民。“是的,对我们来说,如果自由突然降临,那就像是身处梦境一般。”的确,对所有追随他的人而言,主即是坚不可摧的护佑,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份庇护——这便是9月18日,我生日那天所规定的圣经格言。

日军将对我们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就在崂山——这块风景如画的德国殖民地的东部,我军的巡逻部队已经多次与其

遭遇。矗立于山间的那座曾经令许多人流连忘返的麦克伦堡疗养院在部分被我军自毁后，又遭到了日军的炮击。日军主力仍在继续向前逼近，虽然他们此前就在龙口和崂山仰口湾登陆，但由于倾盆大雨致使道路泥泞难行，他们的重型武器每天也只能向前推进五六公里。

起初，还担忧兵力占优的日军会一举突破我们的防线，但冷静的分析很快就化解了这样的不安。海面上日本人的班轮、巡洋舰如鬼影般逡巡，偶尔也会闪现出一艘想必是来打探日军战况的英人战船。有人说，日本人是为了免除偿还英方五千万日元的贷款利息才充当进攻青岛的先头部队；也有人说，敌军将采用围城战术，直至我们粮绝投降：一座被摧毁的城市——德国最后留给进犯者的终将是一片片余烟未尽的瓦砾残垣——在日本人眼中自然是毫无利益可言。他人花费十六年心血努力建成的全东亚地区独一无二的堪称典范的殖民领地才是激起他们贪欲的真正原因。当然，英国不会听任青岛落入日本之手，坐视不理；而另一方面，日本亦不会满足于仅仅从国际社会得到上海、天津或汉口为租借地作为对其付出的高昂代价的奖赏，他们想要的是整个山东省，或者以山东为筹码交换“粮仓”福建来满足本土的紧迫需求。各式各样的传言猜测遍布坊间。对于青岛，日军为什么围而不攻，为什么不重演在日

俄战争中那样的战术，如同丛林中的猛虎在猝不及防时便咬住了对手的咽喉——这是个谜，令人捉摸不透。

在前线，正在战斗的我们的兄弟们，斗志昂扬！我们的士兵早已发现，敌人的劣势在于缺乏有效的防御设施，优势则是善于刺刀拼杀，能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快速熟练地修筑炮兵阵地。

现在，已经有一些短小的英雄故事在侨胞中流传：英勇的士兵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镇定地拉起翻倒在地的战马，系上马鞍，纵身跃上，连连射击，消灭了十到十五个敌人，直到打光所有的子弹。在防御线的外围，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对于敌人，我们也不得不公正地指出，日军也是在为他们的皇帝战斗，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日本，为武士道，为荣誉战斗。

昨天，我们的一位军官——中尉冯·黑德泽尔阵亡，还有两位士兵受伤。

日本的双翼战机开始轰炸这座城市，这是未曾料想到的。我禁不住惊叹，那位坐在机舱里的勇敢的男人，在令人眩晕的高度上飞行，平稳而自信。进一步又想到，这架飞机连同其他的日军的飞机都是德国制造的，也许当初那位装配它的德国工人正在我们的部队中服役。

9月21日

关于日军先遣部队的强盗行径的消息越来越多。中国居民向我们讲述了各式各样的恶行：他们蛮横征用居民的牲畜、车辆和储备的粮食，没有一分钱的补偿。街巷里，日本士兵看到鸡犬便宰杀食之。可是，有一位老者亲口对我说：“干这些坏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他们中有的是来自边境鸭绿江地区的日益野蛮的朝鲜人，有的是中国北方的土匪强盗，还有哗变叛逃的士兵。这些社会渣滓如同一股令人恶心的洪流向青岛涌来。倘若有一天这群强盗在这里为非作歹，只愿主保佑我们！至于日本人，我依然坚信他们的军纪是比较严明的。昨天，我听到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观点：在日军围攻之前，青岛对于许多无赖恶徒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强盗、杀人放火犯一旦被捉，不会处以罚金，而是剥夺其人身自由，判处轻重不等的徒刑，充分彰显了这个时代的人道精神。现在，这些恶徒（其中混杂了许多从旅顺监狱逃出的囚犯）又闯了回来，洗劫富庶的青岛殖民地。他们中的一人甚至在夜里闯入了高等法官



晚清时期的即墨城

的宅第。上层社会的中国人已经数次告诫我们，倘若法律不能给予这帮恶人应有的惩罚，那天上的神灵必将惩治。他们说：“与我们（清朝）严酷的刑法相比，你们的判决总是过轻。”

9月22日

依靠骑兵巡逻队，日军终于完成了对青岛的严密包围：从崂山湾经胶州直至珠山，呈半圆之势。自此，我们与外界相隔绝。没有信件出入，没有半点儿关于欧洲战场的消息可以流入。今天，一位教友云辉景^①担当第一位信使，经红石崖、青地溪^②、南泉，前往潍县。

我的仆人凯军^③，一个勇敢的人，从即墨返回了。因为暴雨，青岛的内部地区已变成了一片广阔的泥海，凯军硬是穿过了时而深至胸口的泥水，才将信送到即墨。我才能得知：传教士绍尔茨一家离开了教会宿舍，进入当地的衙门避难。那里的地方官将他们安置在县学校。绍尔茨夫人坐在桌前哭泣——主啊，请保佑这些身处危难中的善良的人吧！虽然处境危险，食物供给不足，但他们的信念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胶州的情况

①德文音译，人名不详。——译注

②德文音译，地点不明。——译注

③德文音译，人名不详。——译注

同样令人担忧：由于被日军封锁，我们无法获悉米勒教士的境遇如何。昆策夫人带着孩子与福格女士已经赶往青州府，英国传教士伯特收留了他们。战争爆发之初，伯特就曾经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友爱的信。在信中，他写道：即使英德两国开战，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不会改变。上海的美国朋友们，例如新教传教委员会（我本人亦是该委员会成员）的秘书罗本斯坦受鲁特主教的委托，为德国在华的布道团募集了钱款，其中已有两千美元寄往了南方地区。

我们的枪弹没能击落日军的飞机，它每天出现在青岛的上空投掷炸弹。船厂和那些尚还留在青岛的数量不多的船只成为了它的轰炸目标。我军发射的榴散弹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总是不能击中敌机；而敌机在令人眩晕的高空也难以命中目标。每天，我们在窗前观看着这种空中的战斗，只有当敌机的隆隆声逼近头顶时，我们才离开窗口，采取些躲避措施。

9月23日

日本军团的指挥官是高桥、堀内、山田。日方的消息称，德意志帝国皇帝对日本国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本土对德国深感失望，德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态度和立场尤其使之愤怒。但这些事件和我们德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晚清时期的胶州城

9月24日

我军与日军的侦察队在前往南龙口的路上遭遇，第三中队的一名预备役士兵M被砍伤，侦察队队长也在短兵相接中受了点轻微的刀伤。这位队长举枪击中了一名向他进攻的日军军官。日军军官受了重伤，吃力地走了几步，随即用自己的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出于强烈的荣誉感，日军军官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被他们的敌人俘虏。

日本人的战斗机今天早上又投下了七枚炸弹，五枚落在港口，两枚落在俾斯麦兵营的院子里，但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是其他物资损失。当时我正在拜访邮政局局长，房子的门窗玻璃都随着炸弹爆炸的巨响震颤起来。

9月25日

我们的军队在23日成功地击退了从山中小径向上攀登的一股日军。双方交火并不十分猛烈，持续了仅一小时。一枚炮弹击中了日军军官的帐篷，事后在地面发现大滩的血迹。在敌军士兵遗留的背包里，找到了几张由青岛本地的日本摄影师高桥制作的风景明信片，上面写道：“我现在的住址是……总而言之，人们希望能够轻松地占领青岛。”日本报纸也曾经向德国发出友善的呼吁，希望我们不要抵抗，和平地撤离青岛，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同时承诺我们将受到友好的对待。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在法、俄战场取得的巨大胜利将会对远在东亚的德籍侨民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今天，又落下了九枚炸弹，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损失。主要是我们信心和坚强的源泉，会帮助身陷危难之中的我们。

9月26日

我去军医院探望了那位受伤的预备役士兵M，同样在那里接受治疗的还有我的两个儿子：哈士姆负责向前线运输粮食补给，连日穿着潮湿带水的制服引发了炎症。格尔哈德患的是支气管炎，病势凶猛，幸亏托主的庇护才使他日渐好转。两名士兵在驾车经过李村河河床的时候，遭遇从崂山上汹涌奔来的洪水，水深足以淹没房屋，将他们连同车辆一起冲走了。在医院里，我安抚了一位整夜困在洪水之中、曾被水淹至脖子的士兵。此次山洪暴发致使李村一半地方被淹，灾民涌入我们的教堂寻求庇护，德国士兵们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帮助。此外，还有两名受轻伤的士兵失踪，我们猜测，他们极有可能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9月27日

今天在做礼拜的时候，我讲了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①的故事。临近拿因城门，耶稣与一出殡的队列相遇。

生命与死亡，
展开殊死决斗。
生命旗开得胜，
死亡终被驱逐。

我向中国的教友讲解，耶稣是怎样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当下，在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的城门前，战火正在蔓延。为了能够目睹“美洲豹”号战舰投入战斗的情况，我和妻子、汉斯早上六点便登上门前那座气象台所在的山丘。不久，执行轰炸任务的两架日本飞机出现了。犹如闪亮的银球，炮弹自蓝色

①《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七章。在拿因城门前，耶稣路遇为独子送葬的寡妇。见其痛哭不止，耶稣便止住棺木，将那死去的少年复活交还给那位母亲。——译注

的天幕落下，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对仰口的争夺战一直持续到下午方才结束。我军的机关枪威力巨大，虽然没有日军伤亡的准确数字，但估计可达上千人。我方也有两人阵亡，约十五人受伤。在这些伤者中，除两人头部负伤外，其余均为手臂或腿部中弹。第一批伤员运送到医院时，竟然还高唱着歌曲，如此的乐观自信——这种精神每每让我惊叹不已。

和一些稍作短暂休整之后在上周日去前线的朋友一起，我们诵读了《圣经》诗篇第九十一首，向上帝祈祷。我将我全心依赖的上帝之言送给他们，陪伴他们走向未来：“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上帝的应允是何等丰富！对于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人害怕。“给面子”这样的表述在生活中俯拾皆是。于是，我常常对他们说，谁信仰上帝，上帝即会给他“面子”。一位老先生听了我的解释，会意地点了点头。

清晨时分，一名日本间谍由六个军士执行枪决。据说他是一名军官，试图在李村的自来水水库里投下传染病毒。他用三百美元收买了军火库的一位中国雇员，却被这位先生步步



崂山麦克伦堡疗养院

为营地送到了警察的手中。在被执行死刑前，我方向他出示了日本国旗，并鸣枪致礼。这位不幸的人却面露冷淡与讥讽神情，直视枪口。——虽然很难确认事实是否果真如此，但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